

錦繡萬花谷別集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六

少年顯達類

甘竒終賈

後漢胡廣上書曰甘竒顯用年垂強仕終賈操聲亦在弱冠
註云秦甘羅年十二封上卿子竒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
阿大化終軍十八為諫大夫賈誼年十八為博士

年十二為上卿

史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
不韋秦封甘羅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太史公曰甘
羅年少出一竒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
策士也

雒陽年少

史賈生傳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文帝初立開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文帝說之超迁一歲中至太中大夫

十二爲童子郎

魏司馬朗字伯達河內人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軀壯大疑朗匿年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而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異之

周郎

三國志周瑜字公瑾孫策授瑜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四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

富豪類

金元

東觀漢記郭況為鴻臚卿上數幸其第常賜金帛京師因號況家為金虎

以田為業

漢張禹內殖貨財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他財物稱是

谷量馬牛

西漢烏氏藏傳氏音之畜牧及衆斤賣來奇物聞於戎王因隙隙私遺戎王戎王信其償予畜至用谷量馬牛

與千戶侯等

漢巴寡婦清傳陸地牧馬二百號古蹄字牛千蹄角百六十頭牛則多與角九一千二也千足羊二百五十澤中

千足疑水居千石魚波讀曰波大言有波養魚正歲收千石
魚也山居千章之藪即檉樹也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
漢江陵千樹橘淮北蔡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黍齊
魯千畝黍麻滑川千畝竹及名園萬家之城帶郭十畝鍾之
田一鍾受六斛四斗一畝收種者九千畝也若千畝卮茜千
見反皆系物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比千乘之家

漢巴寡婦清傳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千瓮醖酒醢醬千塊
胡双反長項嬰也漿千倍丁監反兩嬰也屠牛羊豕千皮穀
耀千鍾薪葉千車舡長十丈木千章竹竿萬个軺車百乘牛
車千兩車一乘曰一兩謂之兩者言車輪兩兩而耦木器叅
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百二十斤爲石馬
蹄數千江鈞反口也蹄与口共千別爲馬二百也牛千尾

羊身千雙童手拍千則人百也筋用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

千鈞文采千匹各布皮革千石麈重布也米千大斗藜麴鹽

啟千台鮫鱉千斤鯨音台鯨才尔反二魚鯁鮑千鈞鯨音轉

二魚囊粟千石首二之三千石狐貂裘千皮羔裘千石旃席

千具它果采千種子貨金錢千貫節駟會駟子則反僧子外

反會一家交易也駟音其首率也節謂節貴賤貧賈三之廉

賈五之貧賈未嘗貴而賈未嘗貴而利少而十得其三

廉賈貴而乃賣賤乃買故利多十得其五也亦比千乘之家

丹穴

西漢史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丹

冊砂也山谷之穴出冊訾子移反貧財无限數清寡婦能守

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塚

清臺行潔號曰清也

賞賜累千金

漢史丹兄嗣父爵為侯遜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
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
數十人為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
年永始中病乞骸骨歸第

斫薪得錢致富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環因買田畔一枯栗
樹為薪以求利經宿為鄰人盜斫剝及腹忽有黑蛇拳首如
臂久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忽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
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
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斲錢形龍號王清本

酒囊飯袋

荆湖近事云馬氏奢僭諸院王子業從垣赫文武之道未嘗

留意時謂之酒囊飯袋

田農而甲一州

漢宣曲任氏傳秦揚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張氏以賣醬而隄貨氏以洒削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鑿而擊鍾鍾酒先札取濯也削先召反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惡者生爲洒削之

陶朱公

史越世家范蠡事越王勾踐竟滅吳報會稽之耻稱上將軍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久居乃裝其輕寶珠玉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君無幾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尊受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分與知交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此爲天下之中通爲生自謂陶

朱公若無何致賢累巨萬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

獸炭

晉羊琇性奢侈費用無限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豪貴效之

貴盛類

一門九侯

漢李尋說王根云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已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

二相五侯

吳志陸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孫皓時為丞相世說曰皓問凱卿一宗在朝有幾人答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散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也

萬石君

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友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榮集其門號爲萬石君

八子皆二千石

後漢馮勤曾祖楊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

郭氏慶延于世

後漢郭躬傳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侍中者二十餘人侍御史至監平者甚衆史論曰法家之能慶延于世

衣繡夜行

漢朱買臣爲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六人至三品

唐崔鄭崔氏四世總麻同慶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鄭鄭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

鳳閣王氏

唐王徽曾祖擇從昆弟四人曰易從朋從言從皆擢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訖大中時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三十餘人徽有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師亂故設施無足道者

三世中書

唐徐嶠字巨山父子相次為李士自祖及孫三世為中書舍人

兩鳳連飛

北史崔懷弟仲文天保初懷為侍中文仲為銀青光祿大夫

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

鳳池麟閣

北史薛暕傳論曰暕稱該博文擅鳳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琳琅

青紫盈庭

北史楊播傳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義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門生故吏遍於天下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蓋有憑也

士族之冠

唐史崔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乾亨中

昭宗拜相諸崔自咸通

懿宗後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

一門三秀才

杜正倫隋世重孝秀才天下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

第爲世歆羨

七葉重名

南史王筠傳與諸兄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厥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重德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傳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

四世同居

北史楊愔字遵彥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

七世通顯

後漢應邵傳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

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奉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七世內侍

前漢金日磾字翁叔夷狄士國驕貴漢庭而以篤敬悟主忠信自著勳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

四世三公

魏袁紹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勢傾天下

詩

貂蟬七葉想前人四世三公表一門虎步龍驤推贊無瑤環
瑜珥見旁孫李端叔送曾端伯

○先賤後貴類

尚有餘具

南史到溉字茂灌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部尚

書何欽咨謂人曰到漑尚有餘臭漑祖考之初以擔糞自給
故世以爲讖

牛鑿子名重京師

通鑑沈約論曰太公起屠釣爲周師傅說去版築爲殷相明
駁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
公相黃憲牛衣之子名重京師

笑我微賤者來謁

李白贈從弟南平太守詩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鑿
殿龍駒雕鏤白玉鞍象牀綺食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却
來請謁爲交歡

飯牛車下

鄒陽書箕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註云桓公夜出迎客
甯戚擊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欄生不遭堯與舜彈冠亦

衣適至，許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召鬼，語說之以爲大夫。研與岸同，許下謙反，曼莫幹反。

蘭梨飯後鍾

接言云：玉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漸愧湖梨飯後鍾。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一悟主而車百乘

莊子列御寇，宋人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窮閭阨巷，困窘繼屨，禍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吾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疣者得車一乘，舐痔

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
多也

養馬胡兒

漢金日磾字翁叔與母闕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明養馬時
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牽馬入長八
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入肥好上異而問之其以本狀對上奇
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累迁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
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妾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

折脅指齒

史范睢傳范睢字叔游家貧無以自資先事魏中大夫須賈
須賈爲魏使齊范睢從齊襄王聞睢辯口使人賜睢金及牛
酒睢謝不受須賈以爲睢持國陰事告齊歸告魏相魏齊魏
齊怒伐舍人笞擊睢折脅指齒睢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睢

從箕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厚謝公范睢得出更名姓曰
張祿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張祿見王稽王稽知范睢賢
載入秦王稽與范睢入咸陽秦昭王以傳車召范睢并為客
卿謀事即聽范睢乃拜為相封為應侯范睢既相秦號曰張
祿而魏不知魏聞秦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睢聞之微
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與坐
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范睢為須
賈御入秦相府謂須賈曰我為君先入須賈待門下良久問
門下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賈乃肉袒膝行謝罪睢曰公之
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漢南一布衣

唐岑文本為中書令或勸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
徒步入闕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

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

以權勢類

炙手可熱

唐崔鉉言宗初進左僕射鉉所善者鄭魯揚紹復段環薛蒙
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揚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曾紹環蒙
帝聞之題於衆

權震天下

唐李宗閔等贊僧孺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
黨排擊所憎是時權震天下指曰牛李牛僧孺李宗閔

八閔十六子

唐李逢吉傳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賂注結守澄爲與援
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柄楚李虞程普範姜洽及訓
八人而博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閔十六子有所求

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

牛頭阿旁

唐路巖與韋保衡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爲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六

別集卷之十七

如燭之明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者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孝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孝如日之光老而好孝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

編柳爲簡

楚國先賢傳孫敬字文寶入學編揚柳爲簡以寫經懸頭於梁

截蒲爲牒

漢路溫舒字長君父爲里監門使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

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邑丞宣帝時遷臨淮太守

問奇難字

唐曹憲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憲二具為首註援驗詳複帝咨尚之

內聖外王

本朝明道訪康節歸謂周純明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心在天地先

本朝陳瓘中書康節之先天圖心法也其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惡足言然則先天之孝以心為本其在經世者康節之餘事耳

顏狀未離嬰孩

有對司馬溫公論性極口不已公斥之曰顏狀未離於嬰孩

高談已及於性命

猶航斷港

韓文學者必謹其所道道於揚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

盤旋周孔庭宇

後漢蔡邕釋誨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知其所有

。文章類

庚龍

周書庾信字子山有盛才文章綺艷爲世人所尚謂之庾體
宿李後生竟相摸範又杜詩云庾信文音老更戎凌雲健筆
意縱橫

翡翠蘭石

杜詩或看翡翠蘭石上未掣鯨魚碧海中註云言今之爲文者止得小成而已

機杼一家

北史祖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筋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切它文以爲已用

握珠抱玉

魏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仲宣獨步於漢南北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瓊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寶蛇之珠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

玄圃積玉

晉陸倕機天才秀逸倅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

才少而子更忠其多後惡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積玉無
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傑逸
亦一代之絕乎

按犀角擢象齒

唐舒元輿大和中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漢主父偃徐
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煉精
粹出入今古數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按
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文宗得書示宰相李宗
閱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時李訓與元輿善及訓用事再遷左
司郎中

疾行無善迹

杜詩註引西京雜記云枚乘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
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枚乘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

矣

荆岳賈短曹劉

社壯遊詩氣荆岳賈暹日短曹劉墻

馳岳宋鞭揚馬

李翰林草堂集序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

一掃素壁

王子敬過戴安道章堂飲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擁臂大言曰
我辨翰雖不如古人與君一掃素壁見杜詩蘇註

古戰場

唐李華作含元殿賦以示肅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
之下華文綽綿飛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而華自疑過之
因著乎古戰場文極思研推已成汗為故書雜置梵書之度
居焉反問也他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

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呼阮籍為老兵

據言云皇甫湜與李生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詩未有劉
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
宋玉為罪人矣

三豪

石守道詩序云東坡嘗云守道作三豪詩云曼卿豪於詩永
叔豪於文杜師雄豪於歌永叔亦贈默云贈之三豪詩而我
濫一名默有歌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虫皆此等語
永叔不欲嘲笑之惡其爭名且為之諱也默杜師雄也

詩

周詩三百篇麗雅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
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瀟漫派別百川導健安能者七卓

以子夏風靡凌逸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飽謝比近景清
風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公襲傷剽盜國朝
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
亦各臻間隕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鷲其觀洞古今象外逐
幽好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異敷柔肆行餘奮猛表海遼榮
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韓愈高議參造化清文煥皇猷
清墨竄舊史磨丹注前經義死手秘寶文堂耳驚霆文章
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獨可扛往歲戰訖
賦不將勢力隨下驢入省門左右驚分披傲兀坐談席深叢
見孤羅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座各低面不敢換面窺
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歇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
科策若摘額底髭

正韓愈

黃金不如一經

漢韋賢字長孺四子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鄒魯
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解經不窮

後漢戴憑字次仲正旦朝賀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
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師爲
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崔日用請北面

唐武平一博學通春秋爲脩文館學士初崔日用自言明左
氏春秋諸侯官族他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
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湜等素知平一諷習勸令酬詰
平一條卒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坐大笑

生徒立頌

唐揚揚李瑤先爲國子祭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
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令習春秋三家禮儀者纔十二恐
諸家廢無日請沾平文以存學家其能通者稍加優官獎孤
學從之生徒爲揚立頌太學門

一經送百餘萬言

漢房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學子負設科射策勸以
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
白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擇吾予以伐我

陸列玄字康成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
肅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首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
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發冢得考工記

南史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家大獲寶物玉履玉屏
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
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

子學類

讀老子辟憲官

唐郭翰常為御史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若
子以保其身乃辟憲官

列子號道家

劉向進列子表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秉要執本清
虛無為

六籍奴婢

賈氏談錄云劉蕡讀文中子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或問
於六籍如何曰猶奴婢之於郎主後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婢

旬月封侯

箭車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

如錐末屑

晉胡毋輔之字彥國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錐末屑霏霏不絕

訂千金

太宗報書李大亮曰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

齊侯省刑

左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三寸舌

前張良博吾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又酈食其掉三寸舌下齊

七十餘城

纒又令人忘倦

唐馬周論事會文切理聽之纒令人忘倦

樂於鍾鼓琴瑟

荀非相篇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鍾鼓琴瑟君子之於言無厭

談數

晉裴頠傳樂廣嘗與裴頠清言欲以理服之頠辭論豈博廣笑而不言時謂頠爲言談之薺

歌頌類

韓娥歌

韓娥過宋宋人辱之娥曼聲而哭長幼皆泣下宋人謝之娥乃曼聲而歌老幼皆喜躍

歌吳趣

吳趣行云楚妃且莫歎齊娥且莫謳四坐垂清聽我歌
吳趣吳趣自有始請從闔門起門起何峨峨孔閣跨通波重
縹永游極迴軒啓曲阿藹二慶雲被冷二祥風過云云此吳
人歌其土風也

掩淚聽君歌

李白夜坐吟冰合井泉月入闔金缸青凝照悲啼金缸滅啼
轉多掩妾淚聽君歌歌有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一語不
入意從君萬曲梁塵飛

河清頌

元嘉中河清俱清鮑照爲河清頌又杜詩云詞人解撰河清
頌

遶梁三日不絕

列湯問篇昔韓娥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音遶

梁三日不絕

聲滿天地

莊遜王赫曾子君衛三日不率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
扱衿而肘見納履而踵突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擊牛角

淮泰族訓箠威欲干齊威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
車以適齊魯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威公乃擊牛角而疾歌
威公聞之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沛中歌

前高帝紀十二年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
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令兒皆和習之

鴻鵠高飛

張良傳上召戚夫人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卒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柰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

談笑類

左手揶揄

後王郎反世祖令王霸於市募人霸至市人皆左手揶揄笑之霸慚而反

齟齬

後梁冀妻孫壽能作齟齬笑以爲媚惑

笑疾

晉書陸機有笑疾見張華以錦囊盛須大笑不止

掩口盧胡

閔子宋之愚人得燕石以爲大寶周客觀焉掩口盧胡而笑
曰此燕石也與礫不殊

拍手

李白歌襄陽小兒齊拍手欄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
事笑殺山翁醉似泥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八

隱逸類

淵潛山棲

漢崔駰達官解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盟耳而山棲或草耕而
僅飽或木茹而長飢注云北人無擇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
之無擇乃自投清泠之淵終身不反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
堯聞之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以爲汚臨池洗耳伯成子高唐
虞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鮑焦衣木皮
食木實

邀霸陵山中

後漢韓康字伯休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特有
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乃不二

顧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為
乃遜入霸陵山中

豈羨入帝王門

仲長統樂志論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
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諫歸高堂之上安神闔房思老氏之
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
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消搖一世之
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凌
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入帝王之門哉

七松處士

唐鄭薰既老號所居為隱岩時松于庭號七松處士

竹溪六逸

唐李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來山日沈飲

號竹溪六逸

蘇門生

魏志阮籍字嗣宗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其姓名有竹實數斛曰杵而已籍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亦嘯爲鳳之音蘇門生即孫登也

碧山不負吾

杜栢李士茅屋詩碧山李士焚銀魚蘇註云張褒梁天監中不供李士職御史欲彈劾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嘯而去

逍遙谷

韋嗣立封逍遙公其隱谷曰逍遙谷

好解印安禪

王得至少室山寺愛其蒲西顧茅待曰好解金印共此安禪

庶免榮華之累弟笑而不荅杜詩云誰能解金印蕭西共安禪

漆園傲吏

選郭景純游仙詩漆園有傲吏註云莊周爲漆園吏楚威王聘而不應

萊氏逸妻

選郭景純游仙詩萊氏有逸妻註云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至老萊之門曰守國之君願變先生萊曰諾妻曰妾之居乱世爲人所制能免於患立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委矣因而去萊乃隨而隱

隨駕隱士

唐虞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爲驕縱素節盡矣

終南仕宦捷徑

唐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盧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
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

一壑一丘

漢班氏叙傳云班嗣曰夫嚴子者絕聖弃智脩生保真漁釣
於一壑則万物不奸其志栖遯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
絀聖人之網不鷓鷯君之餌嗚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
可貴也嚴子莊周也絀與挂同鷓古莫子

清虛處士

青瑣高議云陳搏字圖南唐僖宗封爲清虛處士仍賜宮女
二人先生作詩曰雲爲肌跡玉爲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
不生巫峽夢蕭勞雲雨下陽臺五代時遊於華山多不出

真宗遣中使宣召先生爲奏謝曰數行紫詔徒煩彩鳳嚙來

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
住管作詩云華山高處是吾宮
出即凌空跨曉風
臺殿不將金瑣閉
來時自有白雲封

著閑居賦

唐揚瑒

与章切

伯父志

操頰剛簡未過時
著閑居賦自託常

曰得田十頃僮婢十人
下有兄弟布粟之資
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

四休居士

黃魯直詩序云太醫孫君收字景初爲士大夫
校藥多不受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
四休笑曰麤茶淡飯飽即休
補破遮寒暖即休
三平一滿過即休
不貪不妬若即休
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
知足者極樂之國也
四休家有二畝園花木鬱鬱
客來茗若傳酒談上都貴游人間
可喜事或茗寒酒冷
賓主皆忘其居與予相望
暇則步草

徑相尋故作小詩遺家僅歌之以侑酒茗

詩

山隨真坐畫圖出水作夜窓風雨來莫將世事侵兩鬢
觀靜鎖雲鷲山谷題致虛庵富貴何時潤髑骸守錢奴與
官囚太醫詎得人間病安樂延年萬事休山谷題四休居士
滅性能安樂深居絕是非英雄行險道富貴隱危機紙夜如
綿軟藜羹勝肉肥蒼苔滿山徑最喜客來稀或曰疑歸郭道
人拍得公卿知姓名扁舟掉月過吳城卧聽虛壘頭添白吟
到梅花語更清拋却七田甘遠客參看山色每分程如何亦
肯敲寒屋松火煎茶共類藥補希焉野叟或云世事茫茫二八
事灰衆人爭歎我驚回問門不管花開落蓬谷唯通燕往來
富貴或云不得先陰驪老相健平生任是陶元亮或云
神交共一經或云石屏

賢哉二大夫

達家廣為太博廣兄子受為少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廣
為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
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
出閑居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即日父子俱移病乞骸
骨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郭門外送者車數百
兩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祖道而行也無居共反言其是反

無心圖富貴

北史楊素善屬文周武帝常令為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
嘉之謂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但恐富貴來逼臣
臣無心圖富貴

挂鐵於樹

南史劉訐字彥度本州刺史張稷辟為生簿主者檄召訐乃
挂檄於樹而逃

非不愛作熱官

北史王晞字叔朗齊昭帝踐祚欲以晞為侍郎苦辭不受或
勸晞勿自踈晞曰我閱要人多矣充訕少時鮮不敗績人主
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
爛熟耳

松菊主人

唐韋表微字子明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豈滋味也
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_●擢白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
見其味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詩

靈鳳鳴朝陽神龍不泥蟠時方不可為員父乃在山思君二

世罕見君良獨難時於邸報上屢見得相官相官祿不一
貧其奈何來芝亦可食當作采芝歌近者李侍郎直言遭逐
去人皆笑其踈君獨有詩句君為山中人世事安得聞父山
恐未深更入幾重雲戴石屏寄趙昌父

漁釣類

耕巖之下

揚子谷口鄭子真不誣其志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京師

白魚不受釣

曾璘隱嵩山不仕傲曠鄉有大夫不康行慙一日見璘垂釣
問曰先生今日得多少魚璘曰此池淺無巨鱗有白魚一雙
長二三寸不受釣大夫沮而歸

獨爾絲為綸

列子曰魯何以獨爾絲為綸芒針為釣荆條為竿蒯拉為緝

引盈車之魚又後漢張衡傳詹何以沈鉤致精

得白魚腹中有書

陵陽子明好釣魚於涇溪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遂上黃山採五朮石服之三年龍來迎去

垂綸者清

宋文帝嘗與群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王或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

五十糖爲餌

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糖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縮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湯聲作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何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釣瑣

伍揚雄傳曰瑣玉也呂望釣於磻溪得瑣焉刻曰姬受命呂
佐之報在齊

詩

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平生誤識劉文叔惹得
虛名滿世間戴石屏釣臺詩漁父飲不須錢柳枝斜貫錦鱗
鮮換酒却歸舡漁父醉釣竿閉柳下呼兒牢繫舡高眠風
月天漁父醒荻花洲三千六百釣魚鉤從頭下復收
漁父笑笑何人古來豪傑盡成塵江山秋後春戴石屏漁父詞
七尺漁竿八十翁釣絲輕裊荻花風功名未遂英雄老入道
磻溪即箇中戴石屏周子益漁村詩休芳莫彈冠浴蘭莫振
衣處世忌太繁志人貴藏暉滄浪有釣客吾與尔同歸李白

參謁類

掃門求見

漢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參參貪無以自通乃常早起掃齊相
明舍人怪問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於是舍人引
見參以勃為舍人

交隋來避風雨

漢朱博字子元稍迂為功曹亢俠好交隋從士大夫不避風
雨時蕭育陳咸以公卿子若材知名博皆交之

為性命忍須臾

通鑑郝遇以桓温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王坦之共詣
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耶

閑看華山來

擬言云平曾過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幕
銀屏畫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閑看華山來

名紙先生

無言不盡風波諸所知為典謫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魯
風煙波方望謁文翁燕頓乞與韓知客名紙先生不為通

老吏慢寒儒

青瑣高議云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
方寢清臣為絕句曰公子乘閑卧絳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
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魏公見其詩曰吾知此人
久矣竟有東床之選

見汝輩平平耳

拙說云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
筐倒篋見汝輩平平百無煩復往也

奇男子願見將軍

韓王君意孫志銘云王適好讀書博奇氣聞金吾李將軍年

少喜士可撼乃請門告曰天下許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
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奏爲其衛曹曹參軍充引駕代判官
盡用其言

刺字漫城

東漢禰衡字正平建安初來游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
既而無所適至於刺字漫城

干託類

燭分餘光

史甘茂避讒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承使於秦茂曰臣得罪
於秦無所容亦間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續貧女曰我亡以買
燭而子之燭有餘可分我餘光今臣困而君使秦茂之妻
年願君以餘光振之代諾

安能看人眉睫

魏使崔亮字敬儒年十歲依季父居負備書自業時靡而季
仲當朝任事亮疾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
往托李氏也彼家競書因可得季亮曰弟妹飢寒豈容獨飽
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仲仲召與語甚
奇之迎爲館客

新詩上相公

青瑣高議云席生張球上呂申公詩曰近日厨中乏短供孩
兒啼哭飯羅空母因低語告兒道爹有新詩上相公公見詩
甚悅因厚贈之

心求知類

正吾察龍中物

唐元德字行冲及進士第累迁通事舍人逾仁侏器之堂謂
仁傑曰下之事上豈言象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臘膜以供茲

膳麥朮之桂以防疾或門下充百味者多矣願以小入備一
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屢戶
此功廣以朋友夾脊肉也籠方孔反

經品題作佳士

李白與韓荆州朝宗書今天下以君正爲文章之司命人物
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
不使白揚眉吐氣傲昂青雲耶

借勢王公

韓與邢尚書書云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
則無以成其志

高貴稱善

前東方朔傳武帝幸賢良文學材力之士朔上書高自
上偉之令持詔公車

乘雨待雲興

魏澄博懼自散騎常侍許青州刺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
漢子與官不就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滂於路自陳滂曰咸由
中官懼曰雖復乘雨自天然待雲興四岳惜欣然數日除霍
州刺史

知人類

知我者鮑子

史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
下之天下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當為南州冠冕

蜀志龐統字士元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
知人鑒統往見徽徽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知人之鑒

隋高孝基所奉杜如晦房元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謂其
基有知人之監

知人號席公

唐唐豫字建侯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其闈當時推知人
號席公

嘯慕類

願識韓荆州

李白與韓荆州朝宗書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
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
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
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所收名定價於君
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
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

如過泗洲不見大聖

本州劉安世在宋社門昇迹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道
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洲不見大聖

慕爾更名

司馬相如少名犬子慕爾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

△比擬類

以田舍兒比國士

北史高昂字敖曹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潛亦以勇力稱爲尔
朱氏守薊神武厚礼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爲二曹
曹盛曰將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自薊入海島

張華比子產

晋張華字茂先孝業優博銜藻温麗武帝問漢宮室制廢華
應對如流帝異之特人比之子產

比郭汾陽

唐裴度名震四夷其威奮德業比郭汾陽

與閔散爭烈

史太史公曰蕭何之勳爛然聲施後世與閔夫散宜生等爭烈矣

可比相如

唐李白十歲通詩書蘇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孝可比相如

有元齡猶鄧禹

唐房喬傳秦王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令我有元齡猶禹也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九

公才德類

中庸有胡公

後漢胡廣字伯始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遠練事幹明解
朝章雖無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
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弦鳴鴈落

石敏若曰元稹少年有材氣不畏強禦至於任重責大一有
所謀輒敗露為天下笑乃知絃御墮鎮須善甫黃裳凌德裕
方可嗚呼德裕廟堂差手弦鳴鴈落刃往牛膝而特言不若
投閑置散以致機會屢誤果唐不還耶

和均韶風

李白上李長史書君侯明奪秋月紅埃韶風掃塵碎場振發
文雅陸機作太康之傑士未可比肩曹植爲建安之雄才惟
堪捧駕

將相之器

後漢賈復字君文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
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

珪璋之質

後漢郭林宗常謂劉儒只訥心辨有珪璋之質

人中騏驎

南史徐勉字修仁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驎
必能致千里王儉常目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
量

抑郎可爲儀表

南史柳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孝善尺牘與謝朓鄒浩深見
友愛朓曰宅南柳郎可為儀表

警歎為鴻鍾響

北史崔陵字長儒趙郡李暉將聘梁名輩車萃詩酒正懽
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嘆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磬
為鴻鍾響曾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

三河領袖

北史裴駿字神駒河東人太祖親討蓋吳駿陳叙事宣帝大
悅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深器
駿目為三河領袖

今日文宗

北史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遷給事中黃門侍郎甚為文所
加待常曰孝伯才浩二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

清水出壺

杜入奏行竇待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瘦絕
代無烟如一段清水出萬壺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

水壺玉衡

杜寄裴施州詩郎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鍾大
鑪在東序水壺玉衡懸清秋

金天晶

杜贈鄭國公嚴武詩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
已聞老成名巍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
交生閱書百紙尺落筆四座驚

竹潤蘭馨

杜喬陵呈縣官詩王劉美竹潤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啖
侯筆不停遣辭必中律利物常發硯綺繡相展轉珠玑愈青發

琳琅照一門

杜送鮮于萬州迂巴川詩京兆先時傑琳琅照一門

一代偉人

魏鍾繇字元常迂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朝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一代之偉人也

南金

晉薛兼字令長少與紀瞻閔鴻顧榮賀循齊名號為五俊初入洛張華見而哥之曰此皆南金也

形貌類

禹跳湯偏

荀非相篇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

濯濯如春柳

晉王恭字孝伯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

嘗披鶴氅涉雪而行孟起窺見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眼若巖下電

晉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澈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二若
石下電

楊柳風流似張緒

南史劉俊猷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齊武帝植於太
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時其見賞愛如此

藍田生玉

南史謝莊字希逸弘微之子也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曰
藍田生玉豈虛也哉

若玉山上行

李白上裴長史書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綠貝

唐如凝脂昭二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

短李

唐史李紳字公垂爲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元和初擢進士第

形不勝衣

南史徐摺字士秀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李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摺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摺爲侍讀

李諧善用三短

北史李諧字慶和爲人短小六指因襲而李願因跛而後步因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玉人

晉衛玠摠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爲玉人時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弥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声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

珠玉在瓦石間

晉王敦稱王衍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品二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

玉山照人

晉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

珠玉在側

晉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王濟玠之舅也有風姿見玠歎曰珠玉在側竟我形穢

投菓擲瓦

晉潘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
縈遶投之以果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
之委頓而反

◎名譽類

人中龍

晉朱繖字令文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太守馬岷尚尚之
士也具威儀造焉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岷歎曰名可聞而
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
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
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迹人遐寔勞我心

登龍門

後漢李膺字元禮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
門

汝南月旦評

後漢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得聲梁楚間

漢季布溥曹丘生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皆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羨乎布大說引為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生揚之也

暴公子威名

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衣綉持斧威振州郡雋不疑盛感至門上謁曰竊伏海澨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

兒童誦君實

東坡作溫公獨樂園詩兒童誦君實交李識司馬

山人

山人又往鞍馬僕從塞間里區造少室山人處得山所以諫官徵不起李勣

小冠杜大冠杜

漢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青漢杜欽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首杜子夏以冠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

好爲後山名

晉杜預好爲後山名宜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一碑紀其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

蘭菊異芬

唐裴子餘事繼母以孝聞補鄆尉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誼以文法稱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荅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

名播戎夷

唐馮定字介夫初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志氣類

乘風破浪

南史宋宗慤叔父問所志慤曰願乘長風破万里浪

投筆

漢班超字仲升有大志家貧為官傭書父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

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

地上之虎

北史高昂字敖曹神武以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趨商洛昂
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
故相沃酌

男兒當橫行天下

北史高昂字敖曹幼時便有壯氣膽力過人龍膺豹頸姿
雄異父爲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
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
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勇辯美

家語致思篇孔子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曰二
三子各言尔志子路曰由願據地千里擊鼓說敵誰能之

子曰勇哉子貢曰願使齊魯合戰賜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
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子曰辯哉顏回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
相之數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千載無戰鬪之患由無所施
其勇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曰美哉德也

五鼎食五鼎烹

漢主父偃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偃曰
臣結髮游李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
客弃我二院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吾日暮
故倒行逆施之

生封死廟

後漢梁竦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
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熱不息惡木陰

選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

大山爲肉

曹子建與吳質書足下鷹揚其駭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心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味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奉大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矣大丈夫之樂哉

少有宰相志

南史王儉字仲寶少有宰相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

題橋柱

成都記昇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柱曰不乘赤車駟馬不

過此橋果以專車至其處

燕雀安知鴻鶴

前漢陳勝少時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愴然甚，父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鶴之志哉。

安能久事筆硯

隋宇文慶少聰敏，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旣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爲腐儒之事。

丈夫當功濟四海

唐馬燧姿度魁傑，與諸兄李輅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季兵書戰策，沈勇多筭。

飲私酒食牛肉

仇池筆記云：吾觀杜默豪氣正，似京東李宪，飲私酒食瘡死。

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作詩狂怪至厲公馬異極矣若更求奇
便作默矣

不乘使車不出關

後郭丹南陽穰人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嘆曰不乘使者
車終不出關更始二年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南陽安集受
降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

度量類

容卿輩數百

晉周顛性寬裕王道甚重之嘗枕顛膝拍其腹曰卿此中何
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
忤

唾面自乾

唐婁師德字宗仁其弟字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

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

含垢匿瑕

晉陳騫傳騫沉厚有智謀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存績

忤已遜以免

婁師德傳師德沉深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之以自免

莊重寡言

李栖筠傳栖筠有遠度莊重寡言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二十

孝類

孝馮家

唐馮宿父子華廬親墓有靈芝白兔号孝馮家

懶銜魚至前

唐孝友傳序張士岩父病藥須鯉魚文月冰合有懶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穉士岩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

願子孫若尔孝

唐崔濟曾祖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百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尔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賊不殺孝子

魏司馬芝字子華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弃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惟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

孝子練

唐韓思彥傳張僧徹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為頌餉練二百不受僧徹固請為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練不可輕用

狼蛇馴墓

唐程表師母病十旬不禱帶藥不嘗不進母終負土築墳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群鳥鳴翔

守節

不入勝母里

鄒陽嘗量名勝母曾子不入注云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不
順故不入

墨子回車

同前書邑号朝歌墨子回車註云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
時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

勁松方操

晋中義贊重義輕生志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

不為窮達易節

申屠剛傳不為窮達易節

見于黎陽

唐李勣贊李勣之節見于黎陽故太宗勣之于託孤誠有為
也惜夫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義

全節自高

白居易贊居易始以直道奮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闕時
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全節自高

儉類

案上不過三杯

漢朱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
案上不過二杯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

啖肉後何以繼

唐裴休字公美操守嚴正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
鹿者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受命飲水

類要葉公子高將使於齊曰吾子高出使朝受命而夕飲水
我其內熱欬注曰所饜儉薄而內熱飲水者憂事之難兼食
之為

不治居室

唐李懷遠擢四科第累迁同平章事爵趙公父貴益素約不治居室

夫人自紡績

漢張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

居無茵褥幃帟

唐岑文本自以興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幃帟

奉身止一布囊

唐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赴京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門不施箔會風雨至李唐自諱日宮設食蒸

巨兩器來數極而已

齒社十年一易

唐韓滉字太冲性節儉衣裘齒社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

作陋室銘

唐崔沔字善冲儉約自持祿廩隨散宗族不治居室嘗作陋室銘以見志

自樂類

短褐有狐貉之温

列力命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温進其我叔有稻梁之味庇其蓬室有廣廈之蔭乘其輶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終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

鼓琴足以自娛

莊讓王篇子謂頹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孝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

窮亦樂通亦樂

莊讓王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非窮通也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以經籍娛

魏胡昭避地冀州太祖頗加禮辟昭往應命自陳求去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

長樂老

五代馮道自号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盃老而自樂蓋其

自述如此

詩

薄有田園百不憂，詩書自樂更無求。形容風月三千首，笑漱
林泉四十秋。不隨俗客老塵寰，晚節道遙水石間。獨佩藥
囊來澤國，只留丹竈在梭山。身如野鶴更無侶，心似白雲長
是閑。若見劉仙問消息，幸分餘粒及衰顏。謝无逸郭外生涯
少城中，糴米歸種花。無處賣挑菜，入籃稀。風撼傾欹屋，寒生
籃縷衣。此翁何所樂，談笑傲輕肥。戴石屏野老幽居處，成吾
一首詩。桑枝礙行路，瓜蔓網蹊籬。牧去牛將犢，人來犬護兒。
生涯雖朴畧，氣象自熙熙。戴石屏山村

陰德類

治獄多陰德

漢于定國字曼倩，子永始。定國父子公門間，壞父老方共治。

之于公謂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寬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求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後世必有興者

後漢鄧禹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見鄧皇后傳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謂者不可勝數見鄧騭傳

戒子孫輕法

後漢陳寵曾祖父咸性仁恕嘗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謹無與人重比

臨終焚奏藁

唐陸元方奉八科皆中每進退人才必先訪問臨終取秦某
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倩
景融知名

陰德及物前途萬里

接言云裴晉公質狀眇小有相者曰郎君形神不入相書若
不至貴必當餓死今殊未有貴處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致
一緹絹於僧伽欄楯祈祝擲筮瞻拜而去度見其所致收取
至暮婦人竟不至詰旦復携來向者婦人疾趨抚膺曰阿父
與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貽津要不幸遺失
老父之禍無所逃矣度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許而
去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万里非某知也度後果
位極人臣

揚善固宜有後

前張安世傳以父任爲郎贇曰張湯推賢揚善固且有後

報德類

食馬

史記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
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
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
而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厲晉君以歸

行觴

南史陰鏗字子堅初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
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
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當爲賊禽或救之獲免鏗問乃前所
行觴者

執炙

晉顧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狀兒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嚼之坐客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乎及趙主倫敗榮時爲長史被誅而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

投金瀨水

吳越春秋伍子胥伐楚過漂陽瀨水之上而嘆曰吾嘗飢於此乞食而賴一婦人欲報之百金不知其家遂投金瀨水而去

蛇銜珠

漢鄒陽書註隨侯見大蛇傷者瘡而愈之蛇銜明珠以報其德

漆身吞炭

史豫讓傳讓漆身爲厲音類吞炭爲啞爲智伯報讎以刺趙襄子襄子問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

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改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贈漂母千金

漢韓信淮陰人家貧常從人寄食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留數十日信謝之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後信爲楚王都下孫召漂母贈與千金

一筍餌得都尉

後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與光武少遊舊初光武徵曄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爲市吏餽餉一筍帝得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筍餌得都尉如何曄頓首謝

別離類

陽關無故人

唐王維詩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軍詩陽關已近天按唐志陽關在沙州壽昌縣西

淡如絳

杜醉歌人生會及不可常庭樹雞鳴淡如絳註云張衡古別
離曲雞鳴庭樹枝空翠振不起別淡落如線相顧不能止

寒心酸鼻

杜贈別詩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註云高唐賦孤子寡婦
寒心酸鼻

食梅常苦酸

選東門行云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
征駕遠香日落
日晚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
竹徒滿座憂人不解顏

南枝北風

選古詩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
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合歡被

選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尔
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
漆中誰能別離比

遊子何時還

江文通古別離詩葦蕩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簷
前露已圓不惜惠草晚所愁道里寒君行在天涯妾身長別
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

送君南浦

同前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五見櫻桃花

李白久別離云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窻五見櫻桃花况有錦
字書開緘令人嗟至此腸斷彼心絕雲鬢綠絲難攬結

詩

野館攀春柳江村泊早花離腸過百結短鬢欲双華楚水連
雲直吳山向海斜今朝送歸恨更竟在天涯還有柳枝能
送客而無挂樹解留人離腸舟二隨征擢愁絕江南日暮春
並劉長公萬里相看心逆旅三声清溪落離觴朝雲往日攀
天夢夜雨何時對攝凉急雪香令相並影驚風鴻鴈不成行
歸舟天際常回首從此頻書慰斷腸共魯直殘紅按得綠陰
成隨分閑愁取次生雖信百年終有別未能一日便無情何
時岳色君同看後夜湘晴我獨行好在西園行樂處為誰依
舊月華明東洪送君南浦旧如絲君向東周使我悲為報故

人憔悴，盡如今，不似洛陽時。王維別緒悲風散，不收空波殘。
月入西樓，明日猿啼江上路，滿山眉黛爲誰愁。錢易水邊秋
草暮淒淒，欲駐殘陽恨。馬蹄曾是管絃同伴，醉一聲歌盡，各
東西。趙嘏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峯下一
回首，只是此生長別離。韓愈別盈上人，武昌江頭人送別，楊
柳秋來不堪折。漢陽門外問南樓，昨日不知今日愁。英雄握
手新相識，人情改好成南北。酒闌人散最關情，一鴈西飛楚
天碧。戴石屏戴石屏送別南浦春波碧，東都送客舡。別君楊柳
外，揮淚杏花前。粉壁題詩句，金釵當酒錢。一聲離岸笛，心碎
楚江邊。

念思感類

巴山落月

杜巴嶺峇杜二見憶詩，卧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

又云江頭赤棗楓愁客離外黃花菊對誰

思君令人老

古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又杜九日寄岑參詩所向泥
活二思君令人瘦沉吟坐西窗飲食錯昏晝

軒車來何遲

選古詩千里遠結婚悠二隔山陂愁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
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

我所思兮

選四愁詩我所思兮在大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
霑翰又云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
霑襟又云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
霑裳又云我所思兮在廬門欲往從之雪紛二側身北望涕
霑巾美人贈我錦綉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何增歎

何爲懷憂心煩惋

日暮佳人未來

選休上久怨引詩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
人殊未來又云相見巫山渚悵望陽雲臺膏妙絕沈燎綺席
生浮埃

卷帷望月

李白長相思云霜淒三簾色寒孤灯不明魚欲絕卷帷望月
空長歎美人如花隔雲端上有青真之高天下有綠水之波
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

橫波目爲淚泉

李白長相思歌昔時橫波目今爲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
看取明鏡前

燕歸越吟

史記陳軫曰昔越人莊舄在楚有頃而病楚人使人察其意之所向聞其越吟知其思越也東坡次韻定國見寄詩云越人知聽否誰念病莊舄

詩

夢覓他鄉枕寒生半夜衾客程湖外遠秋意雨中深老馬尋歸路羈馮憶故林家書藏數紙難寫此時心 一簪華髮照江湖家信不通雙鯉魚醉後有時忘客路夢中何夕不吾廬戴石屏白髮出門來三見梅花謝客路有歲年歸心無晝夜

同上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二十